

夜郎春秋

● 罗文亮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责任编辑：尹龙元

封面设计：邓 菡

ISBN 7-5059-4607-2



9 787505 946071 >

ISBN 7-5059-4607-2/I · 3591

定价：26.00元



夜郎春秋

● 罗文亮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郎春秋/罗文亮 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9

ISBN 7-5059-4607-2

I.夜… II.罗…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03149号

书 名	夜郎春秋
作 者	罗文亮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封面设计	邓 蕾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11千字
印 张	13印张
印 数	0001-1000册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07-2/I·3591
定 价	2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历史迷津中的诗意探寻

——读罗文亮的长篇小说《夜郎春秋》

王蔚桦

文亮兄把他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夜郎春秋》交给我，要我为这部小说写几句话，我知道这是有历史因由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亮与世杰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古夜郎传奇》，当时我在《贵阳晚报》编副刊，文亮就把这部中篇交给我处理，这是建国以来，我省创作的以夜郎古国为背景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这部作品的传奇色彩极为浓烈，从竹王降生到夜郎的繁盛，从翁指专权到汉使入境，均有可信的描绘。我即将这部小说安排在我编的版面上连载，刊出之后，反响强烈，收到若干读者来信。我曾建议文亮把这部作品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成事。虽然这部作品还不精致，几个主要人物也还有一些脸谱化痕迹，但当时的贵州文坛，也并不景气，从建国以来，只出过一部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也极为少见，特别是有关本土历史题材的中篇小说就少之又少了。所以《古夜郎传奇》的出现，依然算是一件文苑盛事。

孰料二十多年后，文亮突然抱着另一部描写夜郎古国的长篇小说《夜郎春秋》来到我家，这是一部侧重刻划曾经在夜郎古国这个大舞台上展示自身价值的历史人物群像的大型作品，没有当年

《古夜郎传奇》扩写的痕迹，它场面宏大，情节曲折，人物众多，取舍得体，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古夜郎王国广阔的生活画卷。文亮说他“力求主要人物有血有肉，故事情节丰富曲折。”这一点《夜郎春秋》的文本作了肯定的回答。文亮还说“《夜郎春秋》是历史题材的小说，并非演绎历史的小说。”中国是历史小说的大国。人民群众日常有大量的“历史消费”需求，明清以前，主要由弹词评书和各种地方戏曲供应，明清以后，长篇历史小说才占有相当比例的“市场份额”。于是历史在讲述中变成了故事，故事在流传中误会成历史。唯其如此，文亮才吁请读者对于《夜郎春秋》要“从小说的角度去读、去评说。”

在中国，探讨夜郎之谜的专著，已经有几十部了，至于散篇随论，则不胜枚举，这些著述对古夜郎的起源、疆域、族属、都邑、征伐、兴亡诸多方面，都作了言之成理的表述。

战国时期的夜郎国，除贵州的东部以外，其所辖疆域有今云南的四分之一，贵州的四分之三，广西和四川部分地区，其幅员，并不亚于战国七雄中的韩、魏、燕、赵等国，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指出：“西南夷君长以什计，夜郎最大。”秦统一六国后修五尺道，强并郡县，分割夜郎原属诸国，秦乱后，夜郎复国，重新控制了周围的郡县，独立于汉之外，当汉使至夜郎原属诸国，夜郎问道：“汉孰与我大？”虽因此给后世留下了“夜郎自大”的笑谈，但不得不承认当时夜郎国在西南夷中的地位，如司马迁所言是“夜郎最大”。

古夜郎从最初见于文献到灭国之间，有二百五十多年历史，但由于各种原因史料却极为匮乏，但在民间夜郎文化的遗泽至今并未消泯，它在西南，尤其在今贵州境内仍引起若干专家的关注。要从这个神秘而又史料极少的夜郎古国寻找创作资料是非常艰难的，但又同时给创作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和取舍的余地。

文亮的《夜郎春秋》没有承担“借古讽今”的重任，也没有奢望

达到“以史为鉴”的宏图。它只是演绎夜郎古国与汉王朝的恩恩怨怨和各色人物的起起落落，使你感到平易亲切而又事不关己，“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让你轻松自如地在历史的餐桌上尽情享受这一席文学的盛筵。也许，这就是《夜郎春秋》作者的聪明之处。

《夜郎春秋》中的一些人物形象，是真实可信的，如夜郎王竹兴既刚愎自用又鼠目寸光，二王子果彤既敦厚善良又略欠智谋，三王子邪务既顽梗霸道又屡被利用，摩老翁指既工于心计又狠毒专权，公主吉玛既清纯活跃又爱憎分明。特别值得注目的人物是汉牂牁太守陈立，他曾当过连然（今云南安宁县南）和不韦（今云南保山县北）的地方官，由于善用恩威并施的手段，所以在当地少数民族中有较高的威信。升牂牁太守后，他面对的是存心破坏大一统并“刻汉吏木像，立道旁射之”的夜郎王竹兴。陈立有智谋有勇毅，他到任后先礼后兵，发布“谕告夜郎王兴。”但兴执意叛汉，越走越远。经过多次较量，终于使兴伏诛，最后消除了夜郎国，使一统的多民族郡县制得以推行。在西汉史中，陈立是位值得浓墨重彩描述的人物，《夜郎春秋》对陈立的刻画是颇为到位的，有些章节，使人想起，《三国演义》里诸葛南征的描写。

作为历史长篇小说，《夜郎春秋》的作者是有自己的美学追求的，作品既拒绝荒诞，又拒绝媚俗，执意用平实而又轻爽的笔墨全景式的勾勒那个时代汉夜双方的朝堂决断，征战厮杀，帷幄谋划，欢宴豪饮，民族风习，男欢女爱，款语家常，并把国家兴亡与君王朝臣的性格联系起来，用传统的理论术语讲，便是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使作品具有一种历史的庄严感和艺术的可信度，这便是《夜郎春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长、省管专家、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

我写《夜郎春秋》

罗文亮

一句“夜郎自大”的成语，不仅把世人的目光引向夜郎，而且引向了贵州，人们在解释时都会说夜郎是公元前存在于今贵州境内的一个古国，并津津乐道夜郎王与汉使“汉孰与我大”的典故。

真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话题。

两千多年前的这个古老王国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至今仍是一个谜，折腾着贵州的考古界和史学界。由于未发掘到“夜郎王墓”，未寻找到“夜郎王印”，连夜郎王的都城在哪里也未确定下来。自然，在连续多年的探索和考证过程中亦有所获，诸如夜郎的地域、族属、社会、文化有了些名目。但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古夜郎除了极少的史料记载外，犹自显得扑朔迷离，神秘莫测。

但古夜郎的史实基本上清楚的，有它兴盛和衰亡的大体过程。我写《夜郎春秋》，正是根据了解的古夜郎史实进行构思，既写了它的兴盛，又写了它的衰落，并着重展现了它灭亡的历程，以求从中得到某些发人深省的东西。

关于古夜郎盛世时的史料极少，且很梗概。西汉之《史记》，东

汉之《汉书》、晋之《华阳国志》、南朝之《后汉书》、宋之《资治通鉴》均有所述,主要内容是:汉武帝建元六年,遣唐蒙出使夜郎,晓谕汉之威德,馈增丰厚礼物,夜郎侯多同遂归附中央王朝,汉在当地建立郡制,开辟夜郎道,加强了夜郎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南越反,武帝征调夜郎精兵十万沿牂牁江而下,会同平叛。平叛期间,夜郎旁邑且兰乘机反。南越平定后,夜郎侯多同参与平定且兰,后入朝,武帝封其为夜郎王。“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

自武帝建元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的二十四年(公元前135年至前111年),以及往后的数十年间,可以说是夜郎的鼎盛时期。在这期间,夜郎一直倚附中央王朝,社会较安定,经济有较大发展,领域涵盖今之贵州中西部、部分云南东部和四川南部以及广西西北部,作为当时汉在西南的属国可算是大的了。这都是夜郎王多同受“大一统”精神感召所致。

可到了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仅一年间夜郎国就覆灭了,这又因为什么?据《汉书》和《华阳国志》、《资治通鉴》的记载,不难看出它从盛到衰以致灭亡的轨迹:汉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举兵相攻,成帝遣太中大夫张匡到夜郎调解,要他们息兵和好。夜郎王兴等不听,反刻汉吏木像,立道旁射之,有意与中央王朝为敌,汉乃遣牂牁太守陈立带兵过问。动兵前,陈立“谕告夜郎王兴”,劝其悔改,但“兴不从命”,遂杀之。后兴之岳父翁指与兴子邪务,胁迫二十二邑反,这是置夜郎先王多同的“大一统”于不顾,正式公开大规模地反叛中央王朝了,结局自然可想而知。

夜郎国的覆灭当然有各方面的原因,其中不无汉王朝的镇压。但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主要是因为夜郎王兴及其妻父翁指不听劝告,破坏“一统”,发展到对抗中央王朝所致。

一个立国数百年,且对其地开发做出贡献的古老王国消亡了,确实是一个悲剧,却也给后人留下一些历史的借鉴。

《夜郎春秋》以上述史实为基本框架,着重表现夜郎国最后一年中由盛及衰而亡的急剧变化。笔者根据史料和有关方志、民间传说提供的素材,大胆取舍、想象和虚构,进行创作,力求主要人物有血有肉,故事情节丰富曲折。因此,《夜郎春秋》是历史题材的小说,并非演绎历史的小说,更不是要对古夜郎的什么作界定。

小说仅是小说,并非历史。笔者是按照小说的创作规律去写的,读者亦会从小说的角度去读,去评说。

感谢师兄王蔚桦先生为小说写了读介文章。

《夜郎春秋》被贵州省黔南州文联纳入2002年重点创作计划,在创作过程中得到文联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支持;2003年又被贵州省文联和作协列为重点扶持作品,多次组织专家审读,提出修改意见。出版时省文联、省作协以及黔南州委、州政府、州文联均给以经费资助,在此一并感谢。还因为小说中的个别人物和个别情节曾参考笔者与人合作的《古夜郎传奇》,亦向《传奇》的另一作者刘世杰同志致谢。

2004年5月20日于都匀马鞍山麓

目 录

历史迷津中的诗意探寻	王蔚桦(1)
我写《夜郎春秋》	罗文亮(4)

引 章 封王立训	(1)
第一章 山雨欲来	(14)
第二章 夜郎自大	(53)
第三章 剑拔弩张	(100)
第四章 狭路相逢	(129)
第五章 烽烟迷雾	(182)
第六章 战地秋声	(232)
第七章 议和风波	(262)
第八章 恹恹伤逝	(298)
第九章 波诡云谲	(324)
第十章 河山涸血	(367)

引章 封王立训

“啊——嗒嗒嗒嗒……”

一串雄浑的吼声在山水间回荡。

夜郎侯竹多同打猎归来，驻马高山之巅，放眼看去，见群山苍茫，万峰汹涌，不由心旷神怡，吼出胸中激情，卫士们也感到无比豪壮。

忽见一骑奔上山来，到得跟前，禀报道：“侯爷，大汉圣旨到！”

竹多同急问：“圣旨在哪里？”

“已在侯爷殿，请侯爷速回。”

多同立即吩咐卫士们抬上猎物回去接旨。

这时正值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四月，回程路上，竹多同想起二十四年前夜郎与大汉交往的事来，那时武帝派中郎将唐蒙出使夜郎，夜郎归附大汉，汉在夜郎辖境设置犍为郡，并将巴蜀南部划入郡治，历时数年开辟夜郎道，自蜀之犍道至夜郎之牂牁江，蜿蜒数百里，从此巴蜀夜郎越加接近，巴蜀的工匠、蚕桑传入夜郎，蛮荒夜郎逐渐兴旺。道路相通，商旅渐兴，这可是自己当初与汉交好的结果。多同又想二十多年来，大汉皇帝除了不时派人来夜郎抚慰，从未下过圣旨，今日突下圣旨，不知何故？想着想着已来到殿外，只见站着不少人。众人看见竹多同，立即让出一条通道，有武勇

大声向里通报：“夜郎侯到！”

竹多同紧走几步，刚跨进石殿门槛，就见殿堂正中一位汉家武将厉声喝道：“夜郎侯竹多同听旨！”

夜郎侯急忙趋前躬身聆听。

那武将展开一段黄绫，念道：“奉天承运大汉皇帝诏曰：朕自即位以来，普天同庆，原想稳固南国，以御北匈奴，不意南越反叛，乱我神州！是可忍孰不可忍。特令驰义侯郭昌偕中郎将卫广，会同夜郎侯竹多同，征发夜郎精兵十万，沿牂牁江进剿南越，望夜郎竹多同以大汉为重，解除朕忧，钦此！”

竹多同一声“领旨”，接过圣旨，才见宣旨将军的左右站着犍为太守和另一位汉将，后面立着一队汉装军校。这时犍为太守介绍道：“夜郎侯！这二位就是驰义侯郭昌和中郎将卫广。”

竹多同尊敬而热情地说：“驰义侯、中郎将山川劳顿，辛苦了。请二位将军在此稍坐，我即召集众邑君商讨出兵之事。”

郭昌和卫广同声说：“夜郎侯请！”与犍为太守落座。

夜郎侯大声命令掌鼓军校：“敲响铜鼓，召集众位邑君！”

驰义侯郭昌不解，侧脸询问坐在一旁的犍为太守：“夜郎众邑君驻地分散，何时才能召齐？”

犍为太守说：“夜郎侯归附大汉以来，以汉为榜样，整肃内制，军纪比以前严明多了，一个时辰即可。”

说话间只见几个夜郎士兵抬来一面石磨般大的铜鼓，悬挂在大殿门边的横梁上，铜鼓青色泛光，仅一鼓面，鼓面上镌有太阳闪放光谱的图案，鼓身的另一面较小，是空的，整个铜鼓古朴、典雅、凝重、奇特。又见另一士兵抱来一个无把的木桶，将桶口对着铜鼓空的一面。击鼓武勇抡起鼓锤向鼓面击去，后面抱木桶的士兵立即将木桶往后一拽，又往前一合，随着一拽一合的配合，铜鼓便发出“嘭——嗡，嘭——嗡”的响声，深沉，浑厚，宏亮，远远地传了出去。

不多时，远处有同样的铜鼓声传了过来，只是小声一点；再过一时，更远处又传来更小的铜鼓声，且不止一处，而是多处，整个山野弥漫着“嗡嗡”的铜鼓声。郭昌、卫广边看边听，惊奇不已，郭昌禁不住问犍为太守：“太守！这里敲，四野合，这是怎么回事？”

犍为太守笑笑，老道地解释说：“驰义侯！铜鼓被夜郎视为祖传神器，新年禳灾，征战号令，传递信息均要用它，也可用来娱悦神民。适才这里敲四处合是夜郎侯召集众邑君来议事的特有方式，每隔数里的山寨均设置铜鼓，凡听见夜郎首邑敲响铜鼓，知道情势紧急，均各自敲响铜鼓，一程程往各邑城、邑洞传敲，众邑君就会立即赶来集聚。”

郭昌钦佩得不行：“哈哈！这不像我们的烽火传递么？妙！妙！”

真的不过一个时辰，众邑君先后到来，一个不少，纷纷问有什么急事，风紧火燎的。

夜郎侯多同招呼众人坐下，态度显得庄重严肃，字字着力地说：“众位邑君！大汉朝廷对我夜郎如何？”

众邑君异口同声：“好呀！我们是背靠大山啦！”

夜郎侯又说：“大汉有难，我们该怎么办？”

众邑君说：“天塌地陷，有我们支撑的一份！”

众邑君这时感到问题的严重，不禁交头接耳，纷纷猜测。一位邑君忍不住大声问道：“多同侯爷！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说呀！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夜郎侯见众邑君勇气十足，趁势说：“大汉皇帝传来圣旨，说南越不顾大汉安危，百姓涂炭，起兵反叛朝廷，圣上命我夜郎发兵，配合驰义侯和中郎将平叛保国。重任在肩，众位邑君记下了！”

夜郎侯向大家介绍了郭昌和卫广。犍为太守说：“列位君长！想夜郎与大汉交好以来，肝胆相照，共护大汉，天地尽知。现国家有难，可是大事呀！”

“太守放心！我等一定听夜郎侯和郭昌将军的号令。”众邑君同声说。

与众位邑君的激情喷涌截然相反，且兰邑的君长一直未吭一声，态度亦很冷淡。夜郎侯看在眼里，便问道：“且兰邑君！你的意见呢？”

“我？……”

料不到夜郎侯会问自己，且兰邑君一时答不上来。原来很早以前，战国时期，且兰始祖独霸一方，不可一世，夜郎始祖配合楚国军队灭了且兰，两个部族之间就产生了仇恨。二十多年前，夜郎侯归顺大汉，且兰邑君更是耿耿于怀，不想现在又要他与汉、夜一起出兵平叛，他怎么受得了，可大势所趋，他不便持不同意见，只在嘴里嚅嚅着不出声。夜郎侯进一步说：“在夜郎众邑之中，且兰邑的人马最多最强。可夜郎号令统一，行动一致，你……”

且兰邑君是个聪明人，也很狡诈，知道不表示不行了，他抓住夜郎侯竹多同刚直不弯的脾性，连忙说：“夜郎侯，夜郎的事也是且兰的事，我跟着你的带头马就是了。”

夜郎侯高兴地说：“这不就是兄弟了！好，征讨之事急如星火，请各位邑君及时返回，训练人马，打造战船，三日之内在牂牁江下坝集中。”

众邑君散去后，竹多同与郭昌、卫广、犍为太守转至后殿，商议、筹划平叛之事。

且兰邑君回到邑所，越想越窝火。带兵平叛他是不甘心的，不去助战做得也太显眼，这难住了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许久，突然两眼圆睁，咬牙切齿地自语：“无毒不丈夫，就这么办！”……

三日时间一晃即过，众邑君遵照夜郎侯命令，在各自的江段带领兵船前往下坝集中，夜郎侯早已率邑都部队在那里等候。

这时山洪已发,满山遍野流水淙淙,千溪万流汇入牂牁江,江面变得十分宽阔,江水咆哮,浊浪滔滔,声威喧赫。江两岸另是一番景象,一丛丛弯弯的钓鱼竹,又高又大,青秀逼人,泛着泥香的土地上,刚长出的甘蔗苗娇嫩可爱,而成片的芭蕉林已经转青复绿,仿佛脱去旧服换上新的征袍。

牂牁江以它苏醒过来的雄姿和睁开的亮眼,看着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夜郎最大的军事调遣。

牂牁江下坝更是壮观。下坝乃牂牁江一处回流,三面环山,水面若湖,宽阔平静,宜于屯船,此时水面千船集聚,岸上兵勇云集,执戈负箭,好大一片。船上、岸上飘扬着无数面画着虎、豹、熊图形的各色战旗。一棵大榕树上吊着一面铜鼓,树上高高树起两面大旗,一面旗上有“大汉夜郎”四字,另一面旗上绘有竹形的夜郎图腾,旗下,身着虎皮戎装的夜郎侯竹多同和驰义侯郭昌、中郎将卫广、犍为太守一排站定,检阅夜郎军旅。郭昌、卫广初来夜郎很觉新奇,但见为将的头缠布巾,冲天翘着一根布条,上着兽皮战衣,下身裤脚紧紧扎在绑腿里,广大兵勇均髻发敞胸,上衣襟与汉地扎向相反,一律向左扎进腰带,短裤,赤脚,全都威风凛凛。想不到边远荒蛮之地竟有如此的雄武之师,二人相互看看,内心赞叹不已。

这次出征,按竹多同命令,夜郎各邑都派出绝大部分军队,计夜郎邑二万,且兰邑一万,其他邑各五千,总计十万。各邑打造的兵船足以运送兵将。

大榕树上吊着的铜鼓“咚咚”敲响,江面江岸顿时鸦雀无声,气氛肃穆。夜郎侯竹多同开始点兵,各邑君按照先后顺序驰马到夜郎侯跟前,报告所部军队、兵船数,都如数到齐。点到且兰邑君时,无人回应,夜郎侯连喊数声也不见且兰邑君飞骑到来。夜郎侯忍不住高声再叫一声:

“且兰邑!”

声若洪钟，嗡嗡震响。这时才看见众军之中，一骑奔来，竹多同正要叱责且兰邑君，却见来的是且兰邑的一员统领。多同厉声质问：“且兰邑君怎么不来？”

那统领躬身回答：“启禀夜郎侯！邑君昨夜突然生病，不能赶来会集，特命我向侯爷请罪。”

“那你们的军士和兵船呢？”竹多同问。

“已经带到。”统领说。

夜郎侯稍微放下心来，但还是补问一句：“多少？”

统领一时语塞，不得不慢吞吞地说：“士兵二百，兵船五只。”

“什么？才这么点！……”

夜郎侯竹多同火了，他想不到且兰邑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把征讨叛逆当成儿戏，气得团团打转。那且兰统领说：“邑君要我先随侯爷出征，他病好后即率全邑兵将赶来。”

夜郎侯怒斥道：“兵贵神速，能慢来吗？”

这时，犍为太守出来解围：“夜郎侯！且兰邑君既然病了，急也无用，而今出兵在即，不能延误，不如大军开拔，随后我去且兰，协助且兰邑君调拨兵勇、船只，疾速赶到，不误战机。”

驰义侯郭昌说：“夜郎侯！我看就这样吧。”

“好，听驰义侯和太守的。”竹多同说着，转身面对牂牁江，大声喊话：

“全夜郎勇士们！南越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反叛朝廷，我夜郎侯竹多同奉大汉皇帝之命，率夜郎大军协助朝廷平叛。昨夜魔公占卜，虎眼大睁，预兆我大汉夜郎此战必胜！——”

“此战必胜！”

“此战必胜！”

一石激起千层浪，江岸军队里，江面兵船上，一时吼声震天，此起彼伏，经久不绝。夜郎侯举起弯月大刀，大声发令：“上船，兵发南